

轻阅读书坊
QINGYUEDUSHUFANG



YAOMEIDECHENGSHI

妖媚的城市

在这个以“妖媚”
作为美学特征的时代，
一个不可救药的
古典主义者
眼中的上海



●王唯铭 / 著
●许海峰 / 摄影



上海文化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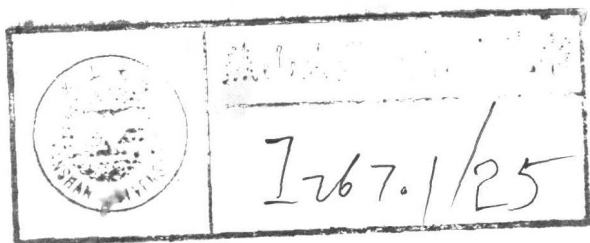
阅 读 书 坊

QINGYUEDUSHUFANG

妖媚的城市

●王唯铭 / 著

●许海峰 / 摄影



0314503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妖媚的城市/王唯铭著,许海峰摄影.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5
(轻阅读书坊)

ISBN 7-80646-325-9

I.妖… II.①王…②许…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6035 号

责任编辑:王肖练 蒋逸征

封面设计:汤智勇

版式设计:王 翔

妖媚的城市

王唯铭 著

许海峰摄影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59,000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册

ISBN 7-80646-325-9/I·343

定价:1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2662100

自序

今夜，我停留在城市的西部，停留在康健公寓。桂花早就谢在了黄家花园的亭台楼阁之中，但一里之外，我却隐隐闻到了它的香味。

此刻，灯火在天际深处闪烁，“乔东”的迪斯科音响却从窗户缝隙之外鬼鬼祟祟地溜了进来，“猫”连接着我和让我充满了战栗感觉的世界，然而“猫”却沉默着，仿佛暗示着什么玄机。

我有些茫然无绪但似乎又百感交集，耳畔没有任何男女声响，但心灵似乎正被滔滔不绝的述说所淹没，并且，我感觉着时间之水在我渺小而又苍白的身躯之上潺潺流过。

感受凌乱不堪，感受断断续续。

我是为了又一本将要出炉的小书而坐在这台老旧的电脑前，这本小书叫作《妖媚的城市》，它是《欲望的城市》以来的又一次“城市之旅”，记录了这座城市的某些身姿，也传递了我的一些想法，但无论是“身姿”还是“想法”都不重要，这使得我无意再去谈及《妖媚的城市》这个话题。

今夜我着实有些落寞，那是因为我突然想起这些话：

“从接手《欲望的城市》书稿的那一天起，我便同像我一样的读者一道以期待的视野注视着王唯铭的几乎每一篇文字，期待着二十世纪末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伊甸园之门》或《流放者归来》能够出自他的手笔。”

说这番话的是我的朋友，他叫季桂保，在1997年的夏秋之交，他向我传递了上述勉励、鼓励乃至激励的朋友之情。作为“城市之旅”第一部作品《欲望的城市》的编辑，带着一贯的从容，季桂保多次倾

自序

听着年届不惑的王唯铭有关他个人梦想的述说，这梦想表达了一个人对一种美好事物的接近，这些美好事物包括有莫里斯·迪克斯坦的深刻睿智、马尔考姆·考利的致命华丽以及威廉·曼彻斯特的大气磅礴。

有一点是肯定的，至今我还能够清晰地记得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归来》中对詹姆斯·乔伊斯的描述：

“但是他耐心、固执，一经选定了目标之后，他愿意把一切困难置之度外；他是个异邦人，身无分文，身体虚弱；欧洲正在他身旁崩溃，一千三百万人死在战壕里，一些帝国倒塌了；他关上窗户，继续工作，每天十六小时，每周七天，他写作、润色、发挥。在我们看来，他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他骄傲，藐视别人，雄心勃勃，这些特点继续在《尤利西斯》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里斯蒂芬·德迪勒斯的骄傲又一次超越于都柏林知识界之上，在这里作者对世界和他的读者表示轻蔑，就像故意粗鲁待客的主人一样，他不考虑读者的要求关心的心情，不迁就读者的理解能力；在这里有着雄心，不是和同时代的任何小说家相较量的雄心，不是和某一民族的现代文学的任何作家相较量的雄心，而是和一切西方文学之父、欧洲民族的首席诗人相较量的雄心。”

《尤利西斯》是无与伦比的，但詹姆斯·乔伊斯的精神气质却是可以仿效的。

一些季节过去了，许多的日子流逝了，不经意地，我们已经告别了二十世纪，我们已经活在了新的世纪之中。在今天这个以“妖媚”

自序

作为美学特征的时代，我已经堕落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古典主义者。游戏是他人的，“酷”、“妖”、“IN”、“飘”等等后现代主义的形象也与我没有本质上的联系，但这不重要，也不会让我产生多少沮丧。令我真正不安的是我没有接近我的梦想，甚至，我有些远离、丢弃了它们。

《妖媚的城市》不会让我更接近我的“光荣与梦想”，不会让我走进我的“伊甸园之门”，假如，在这个繁华如梦的城市中，我不去作一个深刻的、归来的流放者。

因此，恳求以如此宽宏大量的心情翻阅《妖媚的城市》的读者，能够以更多的耐心等待我的下一部作品。我不敢说它与《妖媚的城市》比有多么重要，但它是对朋友季桂保先生五年前“勉励”的一次积极的回应：让我们做得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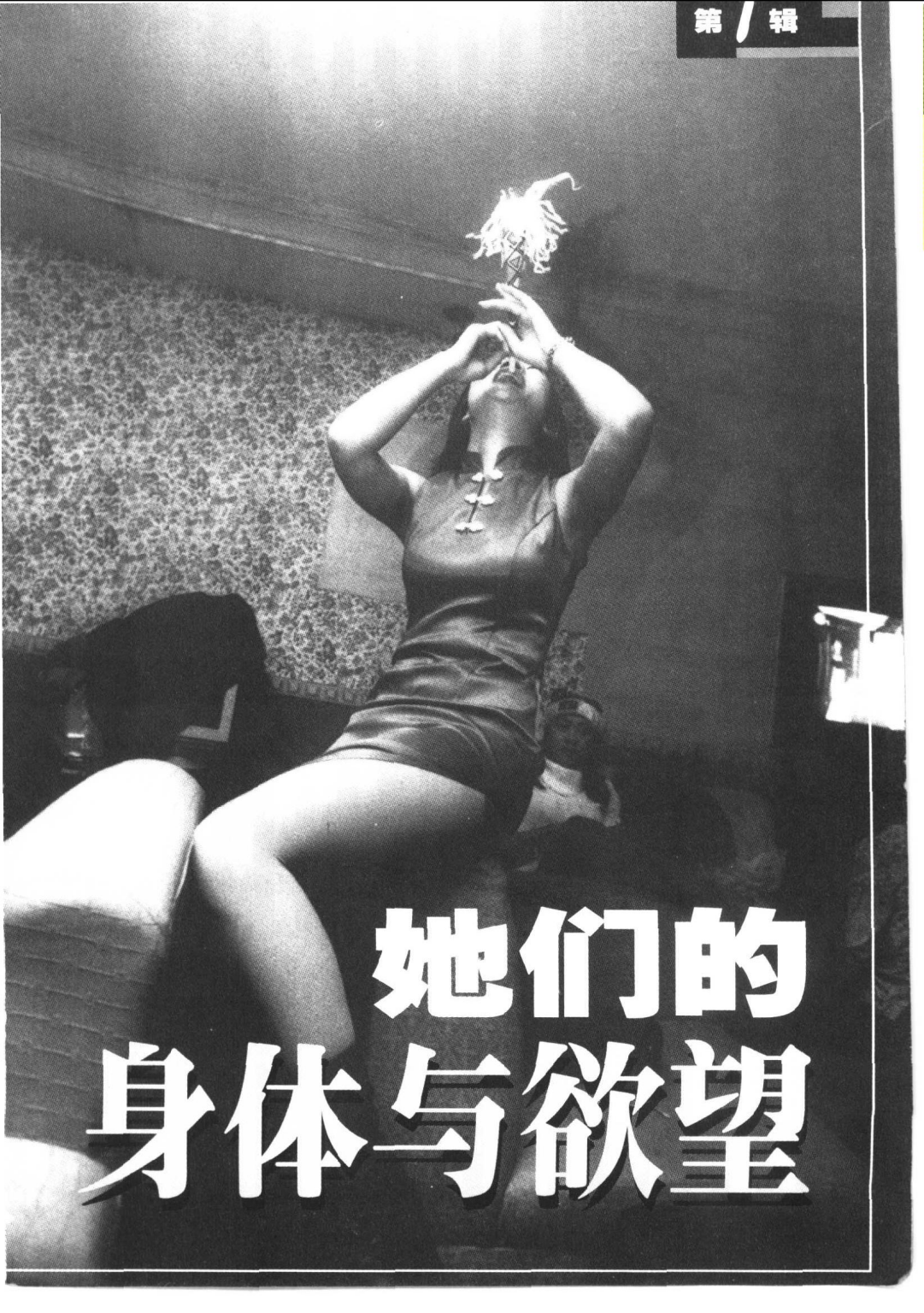
最后，感谢年轻而富于才华的摄影记者许海峰的加盟。他对城市生活的宽广视野，他对城市生活中种种细节的别具之眼，以及，他还还原这些生活、这些生活细节的持久热情、超常能力，都让这次加盟变得更有意义。

同样感谢文化出版社的编辑。他们的思想和工作，不仅推动了这本小书的产生，而且，更重要的是，推动着我从过于重复的城市生活中抬起头来，看一看那始终令我不寒而栗的生动世界。

是为序。

王唯铭

2001年3月11日于康健公寓



她们的 身体与欲望

■ 跳“一元场”的男女们

它们绝对不能与梅龙镇广场的“大都会”舞池相提并论，也不能与市帼园的“巾帼园”舞厅作一比较，同样无法比拟“昆仑”、“华夏”等等舞场。不过，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它们依然属于交谊舞厅这一范畴，在它们的空间里，你照样可以看得到那些年过半百但依然生龙活虎的男女们，虽说你不一定能够由此联想到发生在三十年代上海百乐门、仙乐斯、爱尔令等等舞厅中的缠绵情景，除非你有着超常的感受和联想力。

具体而言，它们多半坐落在上海市郊，有些坐落在工人新村；既没有乐队伴奏，也没有一个让人沉醉、幻想的穹隆顶，唯一让进入里面的人们幸福温馨并且兴奋不已的是只需一元的买单费。

一元钱，让我重复这一点。即使在一个高消费全面崩溃的年代里，这个数字依然充满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依然让人肃然起敬。

我们这篇文字的主角们在这样浓郁的人道主义氛围中上场了。

这是一些对低消费乃至超低消费有着深切感情的男女。他们的职业多种多样，从某百货公司推销劣质文胸的营业员到某国营企业对付不合格产品的检验员，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年龄都在四五十岁，昔日的岗位也基本都已风流云散，但作为共和国的下岗职工，他们有着积极的人生精神，以一元的代价，在破破烂烂的舞厅中逍遥自在，游戏人生。

对他们精细一点的描写是这样的：每天上午九点到中午十一

点，他们悠哉悠哉地走进舞厅，先美美地喝上几口服务员送上的茶水，然后随着音响传送的节奏，开始了优雅的三步(虽说他们中极少有人能够表达三步的优雅)、奔放的吉特巴(虽说他们中很少有

一元场的舞厅里，通常是趺脚的茶水或干脆什么都没有

3



人能够表达吉特巴的奔放)。可以肯定一点是，他们中鲜有人能在这个空间显示自己对探戈的嗜好，即使他们中真有人能够来上几下，但那意味与探戈也相去一个红军长征的距离，但对此，他们并不沮丧更不难堪，因为他们中的男性舞客将在这里起舞当成是一种清晨锻炼，而女性舞客则将这里的起舞当成是一种类似“舒适堡”式的减肥活动。

舞场的本意正在置换，舞客的内涵正在分化与重组，在一元场里面出沒的男女们追求的不再是翩翩起舞中那一份飘逸的感觉，无论是经典小说还是流行读物中对舞厅、舞蹈展开的音乐般的描述都变得荒诞不经，它们更多象征的是一些过于清闲的人们打发时光的一种程式。但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象征。那就是，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尽管我们不清楚这种变化最终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东西，但既然变化已经开始，那么可以断定它将不断地进行。



■ 裸露在这个夏季的女人

所有这些裸露都发生在上一个年度，即2000年的夏季。

在上海，有这样一些女人们正在炎夏的舞台上尽情地出演着“裸露”这幕大剧。她们之所以对“裸露”有着这样强烈的兴趣，不仅仅出于她们的本能，还因为这座城市有着一种传统，将“粗鄙”化为精雅的传统。

因此，无意识地，她们在制造着一种生活方式，藉此来纪念那个香车宝马、如脂如玉的年代。

我们从她开始。

她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背影。一个丰润、光滑的背影。一个曲线优美、几乎没有任何瑕疵的背影。

我们因此不清楚她的面目，她将自己真实的面目永远地留给了她面前的大街，留给了似乎空无其实充盈的前方。

但这一切并不真正妨碍我们对她的认识和解读。

她非常的精致，一种上海的精致。她的坤包给了我们这番感受，她的皮鞋加强了这番感受，她那一身看似另类其实品位独具的衣服更完美了这番感受。当然，她把衣着、饰物全都统一在一个调子（黑色调子）这种做法，使得我们深刻地感觉了她是如何提升精致这种风格的。

而关键在于她的裸露，那种有节制的裸露。可以设想，她一定将自己的前胸小心翼翼地加以包裹，她把所有的想象都留在了黑色长裙的背后。她敞开了自己的后背，但又不是彻底地敞开，她



露除了要有勇气，还得有实力

用黑色绳索交织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网，她将这个网罩在了自己敞开的后背上，这使得这种裸露在节制之中凸现着非常的性感。

就我个人而言，这是最优美、最迷人、最有情调的上海裸露。尽管，她可能只是一个符号，可能只是一阵清风：模糊地指代着一种什么东西，飘飘缈缈地来去无踪。

在人潮汹涌的南京路上，我们目击了两个并肩而行的少女，她们将自己那白天鹅般的细长脖子、山羊腿般的胳膊以及整个瘦骨嶙峋的上半身都裸露在了2000年的天空下。她们也摒弃了千篇一律的吊带衫，以小半个乳房奔涌而出的裸露表达了自己的个性和审美，让我们惊叹生活所拥有的巨大活力和青春所拥有的巨大冲击力。

优雅有时候表达为一种文化，而有时候表达为一种本能。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一种优雅不自觉地从一个女人的身体上弥漫而出，即使这个女人正部分地裸露时也是如此。

我们并没有看清这两个女孩的面目，但这又何妨呢？在她们裸露的身体上，在她们染成咖啡色的头发上，我们大致知道了她们正进入了今夏城市的时尚功能圈，当然，她们随身所带的背包却无意地将她们的品位暴露了出来。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这个女子的时尚姿态了，尽管她以一副墨镜将她的内心作了遮蔽，但她的fashion精神是不言自明的，这不仅指的是她以一副文胸般的上衣将自己的身体作了富有勇气的暴露，这还指的是她在文胸般的上衣中，放上了一个蝴蝶般的符号，这不是暗示又是什么？

这是又一个用文胸般上衣来尽情地展现身体的女孩。我们有

充分的理由相信，她来自这座城市之外的某个地方，因为那个横穿了她上身的大大的挎包无意地点明了这一点，然而，又有谁会否认她那充分地展示在8月上海街头的美妙身子呢？

尽情地裸露，尽情地敞开，尽情地剥离文化带来的一切伪装，这是因为她们有着青春这个伟大的资本，在“年轻”这把核保护伞下，她们可以为所欲为地“酷”，为所欲为地“IN”。

这样的裸露不说是赏心悦目的，至少也是十分得体的。在这张已不那么年轻的脸庞下面，有着的是保养得可以的身体，这身体让我们感觉到了曲线的迷惑，还有便是由于适当的裸露之后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是一次来势凶猛的裸露大演习，这座城市对自己的身体有着超常信心的女子们，她们以集体出行的方式，将自己的后背裸露给了阳光灿烂的海，也裸露给了对自己的身体还在战战兢兢的其他女子们。问题在于，假如她们能更多一点苗条而不是更多一点肥硕，这个世界不就更具审美价值了吗？



■ 不要伪装的女人

在这之前，女性的裸露只发生在小圈子中，要不发生在一个特别波希米亚的所在，并且在迷离的夜色中，闪闪烁烁地出现。

裸露当然是有的，它就敞开在打着“大怪路子”那些人们的中间。但是，当这些赤膊的男人们将自己或丰满或干瘪的胸膛完全彻底地赤裸在上海的天空下时，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不过是早自汉唐年代以来男子特权的一次粗鄙表达，或者是远自明清岁月时期大男子主义的一次街头演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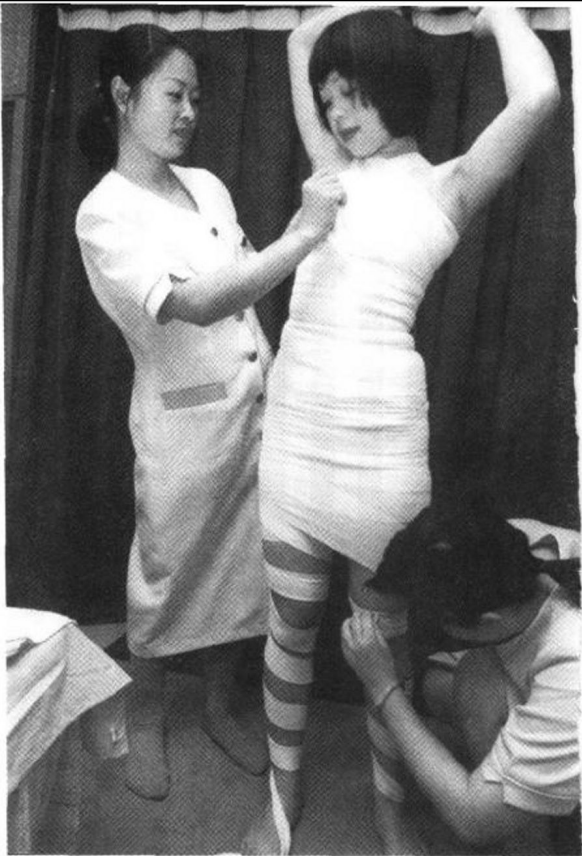
不过，当时代将“酷”也抛在脑后，而把“IN”贴在自己额头上时，我们眼睛里布满了这么多裸露的女子，仿佛全世界都在裸露。

她们的方式各有不同：有走肚兜线路的乡村式裸露，有走吊带衫线路的都会式裸露，亦有半边暴露半边打开的优雅式裸露，还有前胸固如金汤后背城门洞开的另类式裸露。

最为动人的是，当裸露展开在今天的都会女人中间时，自信使得她们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身体条件。换句话说，即使她们没有“希弗”的美胸、“辛迪·克劳馥”的魔鬼身材，即使摆上台面的只是水桶般雄壮的腰围或大象般威武的大腿，她们照样将自己暴露在2000年炎热的阳光中。

以女人的方式和视角，她们对“全民健身运动”作了另一种注解，在这样的注解中，我们感受到了裸露不再是某种特权，即不是男人世界的特权，也不是很小一部分女子的特权。此外，更

要露得好，得有实力。所以，露前先得进美容院打理一番，花点小钱



为重要的是她们有意无意地表示出对“伪装”的厌恶。

她们认为，在层层叠叠的衣服、林林总总的饰物背后，有着的只是一个矫情而空洞的灵魂，这灵魂意欲将自己修饰得如此虚伪，意欲戴着假面具而和世界沟通。她们才不要这份要命的虚伪，也不要这个要命的假面具。

她们希望将部分的身体、更进一步将自己的全部都敞开在如

火的阳光与如水的月光之中，希望对真实的自然、纯粹的人性作一番伟大的祭祀，像远古时代的人们那样，裸露在月光如水的草原间，或者裸露在霞光如锦的大地上，进而显示人的健美与人的魅力，再进而以如脂似玉的身子与历史进行一次深入沟通，更进而透过迷蒙的风雨，向遥远的赤裸时代送去一个E时代女子的意味深长的信号。

而我们，在多年之前曾将裸露看成是冒险的时尚，现在我们会这么说了，因为全体女子已将裸露当成夏季的必要修饰；多年以前，我们也在疯狂的裸露中感受到一种挑逗的不安，现在我们也不会这么认为了，因为即使这里面依然存在着卖笑的信号，这信号也只归属于一部分都会女子。

11

这是一个身体的时代，很多的东西都诉诸于我们的感官，仅仅凭借着自己的身体，女人便获得了人性意义的解放。

于是，你真的可以期待这副画面：在下一个或下下一个夏季，晚风吹拂的大街上布满了女子，她们全都裸露，但这一回更干脆利落：她们身着“比基尼”。

除了我们的文化暂时还不容许暴露的那最后的一部分东西，她们青春的肢体干净彻底地裸露在了我们的眼帘中，并且，在她们或白皙或土黄的肌肤上写着这几个字：唯有充分的暴露，方能去掉人性的伪装。

